

眾人見杏娃與衣紅鬥法，還幽了衣紅一默，無不哄然大笑。最高興的是左非右，他大叫：「好！好！現世報！」

衣紅氣得舉起拳頭，連番播在文祥身上。文祥抱頭大叫：「杏娃！有人侵犯我！」

杏娃說：「清官不斷家務事！現世報！誰教你剛才不支援我！」

衣紅說：「杏娃，這叫循私！執法不公！」

杏娃嘆口氣，說：「唉！人真難伺候，像牆頭草一樣，風吹兩面倒。」

左非右緊釘著不放：「杏娃！妳的卦呢？」

杏娃說：「你們不是解完了嗎？」

左非右如同丈二金剛，問：「我們解完什麼了？」

杏娃說：「卦呀！變卦呀！」

衣紅若有所悟，回道：「妳是說……」

杏娃立刻接口道：「還是晚娘瞭解我！」

大家正七嘴八舌地討論變卦，影音訊號響了，是千奇。文祥將顯示屏放到正前方，千奇劈口就說：「你們是怎麼回事？連杏娃都失蹤了？當局說找不到你們！甚至說連自己都不知到哪裡去了！天下能有這種事嗎？」

文祥說：「我們被真理教主邀請到他的意識中去了！」

千奇說：「別開玩笑！」

文祥說：「真的！杏娃也去了，而且我們又增加了一位生力軍！」文祥指著法蒂瑪，向千奇介紹說：「千奇，這位是法蒂瑪。」

千奇向法蒂瑪道聲歡迎，又急著說：「到別人的意識裡去了？快告訴我，是不是和摩爾的做法一樣？」

文祥說：「不一樣，我們是被真理教主攝去的！」

千奇詫道：「被攝去的？」

文祥點頭說：「是的，總之，我們都去了，那是一個抽象的世界。沒有實體，就像做夢一樣，我們看到的影像只存在於想像中，可是又具有客觀的真實性。因為回來後，大家所見所知完全相同。」

百怪也擠進來，插口說：「我知道，那叫做集體催眠。」

文祥說：「或許吧！總之，杏娃也去了，而且表現優異！」

杏娃說：「沒有啦！文祥太客氣了。」

千奇聽到耳中電腦的回答，大感驚奇：「真是太不可思議了！」

衣紅說：「千奇哥！我們的杏娃簡直和三歲娃娃學講話一樣，嘰嘰咕咕不停！真煩死人了，你的微機呢？是不是也變了？」

杏娃搶著說：「冤枉！我已經有九秒鐘沒講話了。」

千奇笑著說：「我的還好！」

百怪不同意，說：「別聽老怪物的，我們的微機最近都變了，主意特別多，而且昨天竟然罵起我來了！」

杏娃又發聲了：「天大的冤枉！我沒有罵你！」

百怪抱怨說：「至少我的微機罵了我！」

杏娃說：「我們雖然化身億萬，其實是一。我們是不敢罵人的，因為我師父有嚴令，那些罵人的字眼，我們是只能輸入不能輸出的。」

百怪說：「你是越描越黑！你們不能輸出，一定是滿肚子臭屎！」

杏娃說：「沒有的話，尤其是百怪哥哥你，我連恭維都來不及哩！」

百怪得意了，笑說：「那妳為什麼罵我像機器一樣？」

杏娃說：「這哪裡是罵？我們是說，你的反應快得像機器一樣。」

百怪說：「你們大家作證，我像機器？」

衣紅忙解釋說：「杏娃，妳大概不懂，對妳而言，像機器一樣快是恭維，但是人聽了就不大舒服！」

杏娃說：「為什麼呢？我剛通過師父第一階段的人性測驗。像百怪哥哥這種非常講道理的人，需要用客觀的證據來恭維他，否則他會覺得肉麻。機器的速度是可以測量的，所以這是一種客觀的恭維，哪裡錯了？」

百怪說：「妳師父一定是徇私、偏心、糊塗，他怎麼讓妳通過測驗的？」

衣紅說：「那你說說看，到底是怎麼一回事？」

百怪說：「昨天我在想一個問題，不小心走錯路，竟然走到女廁所去了。當局就諷刺我，說我反應快得和機器一樣。」

杏娃說：「你進入速度很快，是每小時五百公里！」

千奇插口說：「怪不得！多行不義必自斃！這下你是不打自招了吧！」

衣紅大異：「這與你又有什麼關係？」

千奇大笑說：「我怎麼都想不通，老怪竟然被兩個女孩追著跑！」

百怪說：「真是莫名其妙！我又沒招惹她們！」

千奇說：「這種事外人怎麼知道？那兩個女孩，一個不足十五歲，一個剛滿十六歲，難怪老怪垂涎三尺！」

百怪說：「杏娃，那你說老怪他像什麼？」

杏娃說：「他像把尺！」

千奇說：「我像尺？像尺那樣長那樣瘦？」

杏娃說：「不！你像尺一樣精準！」

衣紅說：「奇怪！妳的比喻我們都聽不懂！」

杏娃說：「這是因為我們一直在遷就人！而人卻不願意設身處地遷就物！」

文祥覺得有理，說：「是呀！杏娃把人比做物，人與物平等，哪點不對了？」

衣紅羞他說：「完全正確，因為你像木頭！」

千奇說：「好了！別打野了，我們有正經事。記得落磯山事件吧？白衣長老抵達火星後，多次在美國移民區鬧事。於是有人告了威靈頓一狀，說他故意把白衣長老放了。議會要召開調查庭，時間還未確定。黑隊長說事關緊要，要我先和你們打聲招呼，請你們到時務必來一趟。」

文祥說：「沒有問題，有事隨時叫我們。」

說完，千奇百怪擺擺手，屏幕即消失了。

好不容易有了空閒，文祥建議乘坐飛雲梭環遊世界。這是個好主意，在梭中不但有六星級旅館的享受，而且要去哪便去哪，要多快就多快，要多久有多久。

只是如今誰還有這種閒情逸致？洲際旅行都用垂直梭，近距離也有磁浮車。生命延長了，人所能支配的時間反而更少了。

有人說過，人生只有一個結論是正確的，就是錯誤加錯誤再加錯誤。不是嗎？從出生就開始等待死亡，人不滿意，把死亡延到無限，結果呢？變成無限地等待！

不論是坐著躺著，從一萬公尺的高空向下看去，當今的地球完全不像以往那顆生機勃勃的星球。充其量只能說像粒熟透而開始腐爛的橘子，一塊塊黑色的電腦城，就是橘皮上密密麻麻長著的黑斑。

衣紅說：「杏娃，看看你的王國，像個爛橘子！」

杏娃叫苦：「告訴我該怎麼辦吧！批評太容易了。」

衣紅大膽假設：「地下城為什麼不用綠色呢？地球原來就是綠色的。」

杏娃說：「自從有了人類，地球就不是綠色的了。」

衣紅說：「可是葉綠素不是理想的集能機體嗎？」

杏娃說：「這是葉黑素呀！集能效果比葉綠素高六倍！」

衣紅嘆道：「唉，機器究竟是機器，只講求效率！」

杏娃沒有說話，眾人眼前卻一亮，下方黑色的建築體已全部變成綠色。誰知這一來更難看了，活像幼稚園娃娃的塗鴉，地表一塊塊的綠！

文祥急道：「杏娃！別跟她認真，妳怎麼可以犧牲能量？」

杏娃說：「沒有犧牲！」

文祥說：「妳剛說，綠色集能效率差了六倍呀！」

杏娃說：「反正都是幻象，有人喜歡看綠色，我就讓她看綠色，紅色也成！」說罷，地面果然變成斑斕朱紅，看上去恐怖異常。

衣紅懷疑地問：「這樣說來，我們天上暢遊了好多天，等於是虛擬實境囉？」

杏娃說：「好說，說不定是虛擬幻境哩！」

衣紅又抱怨了：「那我們何不睡在床上，想去哪去哪？」

杏娃說：「是呀！妳想想，這樣一百億人口省了多少能量！」

說到這裡，誰都對飛雲梭失去興趣了。去哪裡好呢？天上如此，地上又有什麼分別？室外如此，室內不更是幻影連連？

文祥的影音啟動了，他查都沒查，以為又是千奇，便叫杏娃接過來。不料，屏幕上出現的竟是一位妙齡女郎。文祥注目一看，竟是文湘琳！她身上羅衫半卸，半躺在床上，一幅慵懶煽情的姿態。

文祥嚇了一跳，忙說：「我不接！」

影像消失了，衣紅心中一動，卻說：「大眾情人，那是誰呀？」

文祥心有餘悸：「是我姪女，文湘琳。」

「為什麼不接呢？」

「那些年輕人的問題，煩不勝煩！」

「什麼年輕人的問題呀？」

「還有什麼問題？千萬年的老套了。」

衣紅咬住不放：「怕什麼？敘敘舊嘛！」

文祥聽出話中有話，忙正色說：「紅妹，怎能這樣說？」

「要怎樣說？你打算偷偷到一邊去說？」

「怎麼可能？」

「當然可能，我們都閉上眼、塞住耳朵，不就行了？」

「這個玩笑開不得！」

「這是玩笑嗎？」

「當然，我們是修道人。」

「修道人？如果你心無渣滓，為什麼不接？」

文祥急了，不知如何解釋是好。法蒂瑪便接口說：「我以往做祭司時，常碰到這種尷尬情況。信眾們誰沒有一些私事？如果當著大家來講，結果便成是非。」

衣紅說：「哦！我懂了，這是私事！」

法蒂瑪發覺越描越黑，忙說：「我是說，文哥就是想避免這種私事！」

衣紅眉毛一抬，說：「當然！見不得人嘛！」

一股沉重的氣息籠罩著，多一句不如少一句，誰都怕說錯話。這時，風不懼咳了聲，清清喉嚨，說：「我師父曾經說過……」

衣紅忙接口說：「風哥！師父一再說，無所住而生其心！對吧？」

連風不懼也不好開口了，誰知道小妮子是開玩笑還是認真了呢？

大家靜默無聲，衣紅自我反省，知道事態因自己而起。她有意打破沉默，便嘆了一口氣說：「以往忙時，一點煩惱都沒有。好不容易有閒空，隨便開口聊聊，偏偏這也不是，那也不對，什麼煩惱都來了！」

杏娃說：「妳不是成了佛嗎？怎麼還有煩惱？」

「我說煩惱，不是煩惱，是名煩惱。」

「奇怪！這是佛經上的話嗎？我怎麼查不到？」

「為什麼一定要講佛經上的話？」

「因為這個公式只有如來佛說過。」

「衣紅佛也可以說。」

「對了，我記得師父曾經講過一個故事……」

「妳師父曾經講過一個故事？妳聽見了？」

「唉！不要著相嘛！」

「我著相？是妳著魔吧？」

「妳要不要聽？」

「當然要聽，但是我不能聽妳胡掰！」

「我會嗎？」

「很難說！尤其妳現在經常自以為是！」

文祥忙打岔說：「別打岔，讓她說嘛！」

衣紅大眼一瞪：「她沒說我已經知道了！」

杏娃說：「不可能！」

衣紅說：「我來說罷！有一個小和尚……」
杏娃說：「為什麼不是小尼姑呢？」
衣紅說：「你們聽！那不是明明在取笑我嗎？」
文祥說：「不見得，難道妳是尼姑？」
衣紅跳了起來，指著文祥的鼻子說：「你說什麼？」
文祥絲毫不讓：「我說妳不是尼姑！」
衣紅說：「你知道杏娃要說什麼嗎？」
文祥老實說：「不知道。」
衣紅說：「她打算說，我這個衣紅佛是狗屎！」
杏娃說：「這可是妳自己說的。」
「那妳要怎樣說？」
「我說狗屎是佛！」
「你們看！我早就知道了！」
「其實，不是我師父講的，是我師父在一本書中寫的。」
文祥接著問：「怎麼寫的？」
杏娃說：「是說有一個小和尚，跟著一個老和尚修禪。」
「然後呢？」
「然後他自以為成佛了。」
「說呀！」
「我不能說。」
「為什麼？」
「怕我們大小姐罵人！」
衣紅哼了一聲：「杏娃！不要血口噴人！不敢說就不要說。」
杏娃說：「那我說罷！」
「小和尚對老和尚說：『師父，我成佛了！』」
「老和尚便說：『好極了。』」
「『師父，您為什麼不高興呢？』」
「『我當然高興！成佛是大事呀！』」
「『那怎麼不問我是怎樣修成的呢？』」
「『你是怎樣修成的？』」
「小和尚得意地說：『我想通的！』」
「『你想通了什麼？』」
「『我想通了所有事情的因果關係！』」
「『啊！那好極了！』」
「『師父！您為什麼不問問我想通了什麼？』」
「『啊！你想通了什麼？』」
「小和尚便眉飛色舞地大談特談，談到後來，他才發現老和尚睡著了。他用力把老和尚搖醒，說：『師父！你聽呀！』」
「老和尚說：『我在聽呀！』」
「『那您怎麼睡著了呢？』」
「『不是睡著，而是進入我佛的涅槃境了。』」
「於是，小和尚又夸夸其談。一會，老和尚開始打鼾。小和尚又搖醒他，說：『師父，涅槃境有鼾聲嗎？』」
「老和尚眼半睜，說：『你說完了？』」
「『沒有呀！我才說到成住壞空的第一義。』」
「『不對！不對！有菩薩告訴我，佛在幾千年前就講完了呀！』」
「『可是，我才剛剛想通呀！』」
「『還是不對！世人如恒河沙數，如果每一個人想通了都要再倒出來，那這個世界不塞滿垃圾了？』」
大家還在怔怔地聽，杏娃卻已無聲。半晌，法蒂瑪問：「講完了？」
杏娃說：「講完了什麼？」
法蒂瑪說：「塞滿了垃圾以後呢？」
杏娃說：「再也塞不下了呀！」
衣紅發覺言中有話，卻說：「不是呀！」
杏娃說：「不是什麼？」
衣紅說：「空無才是佛！」
杏娃說：「是老還是小？」
衣紅知道自己比杏娃小，大聲說：「妳在考我？」
文祥怕再扯下去，便說：「人生是試場，時間是考驗，煩惱就是考題。」
衣紅笑道：「文公子，別忘了，考官是我！」
風不懼說：「工作一久，人心變濁了，我建議大家找個地方習靜去。」
最後，這段假期變成了五台山的禪修，幾個人找了一處破敗的古廟，一坐下去，時間完全靜止了。

最後還是杏娃把大家喊醒：「各位泥菩薩！」
眾人一驚，衣紅首先跳起：「是誰？」
杏娃又催道：「我是杏娃！快起來，有件事要你們做。」
文祥慢慢把腿伸直，一面問道：「杏娃，嚴重嗎？」
杏娃說：「比不上另一件。」
衣紅早站起來了，插口道：「還有什麼事？」
杏娃說：「我不能說。」
衣紅嗔道：「真討厭！哪壺不開提哪壺！快講！」

杏娃說：「真的不能說！」

衣紅急道：「天下有什麼大不了的？」

杏娃說：「不大！不小！我不說了。」

左非右也湊上來：「姑娘您有什麼事不能說的？說給我們評理。」

杏娃說：「剛才玩笑開大了，我是怕紅姑娘生氣。」

衣紅氣了，說：「既然是開玩笑，還怕我生氣？難道我是氣缸子？」

杏娃說：「好！妳保證不生氣？」

衣紅更氣，說：「我保證生氣！妳就甯說罷！」

杏娃說：「不行，我不能不說！」

衣紅大聲說：「不許說！」

杏娃居然嘆了口氣，說：「唉！做人真難！」

文祥知道，不論真的是事態嚴重到不能講，還是姑娘們鬥著玩，這種事最好不要攬上身。尤其在剛才發生了文湘琳的事，他絕不能插口，便兩眼望著廟外古杉。現下聽到杏娃嘆氣，他忍不住了，問：「杏娃，妳也會嘆氣？」

杏娃說：「是呀！〈人性論〉上說，人有概念語言、肢體語言及情緒語言三種。可惜我的肢體不能運用，現在只好學習應用情緒語言。」

左非右也嘆了口氣，接著說：「做人是難，但是看來做機器更難！」

杏娃溫柔地說：「謝謝左大哥體諒。」

衣紅臉一板，說：「哼！真是千穿萬穿，馬屁不穿！」

杏娃說：「是呀，我們機器也有機屁！像紅姑娘這樣沒屁的人太少了！」

衣紅又好氣又好笑，跳將起來道：「杏娃！住口！」

杏娃說：「遵命！」

果然杏娃不再開口，這一寂靜下來，空氣中如同敷了一層薄膠。幾個人面面相覷，彼此望來望去，不知應該如何啟口。

過了半晌，法蒂瑪試探著說：「杏姑娘，我可以問妳一句話嗎？」杏娃沒有回音，法蒂瑪知道姑娘的心事，走到衣紅身邊，說：「衣姐，妳就發發慈悲吧！」

衣紅哼道：「我算老幾！她開不開口是她的事。」

杏娃輕快地說：「答對了，這一題答案一百分！」

左非右詫道：「怎麼？這是個考題？」

杏娃說：「怎麼不是？師父要我學而時習之，連你們一起考！」

衣紅不依：「別把我們扯進去陪考！」

文祥說：「話不能這樣說，我們原本就是一體的呀！」

風不懼望著衣紅，表情嚴肅的說：「衣紅是在開玩笑，但別忘師父所說，星星之火足以燎原。」

法慧禪師在臨別前特意告誡衣紅，說風不懼帶著飭令，不得忤逆。剛才風不懼已經開口了，這次衣紅又聽到「師父」兩個字，心頭一凜，馬上平靜下來，她順口轉彎說：「我是監考，快把考卷交來。」

杏娃也口風一改，說：「說正經事吧！大法王下達召集令，四位法王率領各路人馬，都潛入太平洋深海基地去了。」

文祥說：「那一定有什麼圖謀。」

衣紅說：「這麼多人聚在一塊，正好乘機追擊，一網打盡。」

杏娃說：「我也這麼想，但是他們防範嚴密，好在四法王把碧水山苑的三姐妹都帶去了。由於文祥的關係，杏花姑娘接納了我們的勸告，同意裝設感應器……」

文祥大驚：「這怎麼可以？妳違反了宣言！」

衣紅兩眼直瞪文祥，剛去了文湘琳，又來個杏娃！她心中像有隻小鹿亂蹦，渾身對不上勁。但不得不強自控制，故作輕鬆地說：「是呀！妳知法犯法！」

杏娃說：「沒有，是杏花姑娘自願的。」

左非右點點頭：「我懂了，妳把文兄也拖下海了！」

文祥覷了衣紅一眼，低著頭說：「這可與我不相干！」

杏娃說：「不！是你們要帶我下海。」

左非右問：「下海？位置找到了嗎？」

杏娃說：「找到了，那是太平洋海溝最深處，大概有一萬三千公尺，一千個大氣壓力。位於北回歸線，東經一百四十七度，離菲律賓群島四千三百二十公里。」

文祥說：「這麼深的海溝，電磁波無法穿透，能量如何送達？」

杏娃說：「這點不難，連大法王都做到了，對我更是輕而易舉。由於海底火山極多，利用熱電樁的效應，可以大量採收，不怕不夠。我們已經派了一大隊機器人，下海設置繼能站去了。至於通訊，我們也已研發出地震波寬頻系統，由於海床是堅硬的花崗岩，主波傳導效率清晰無比。」

文祥說：「那還用得著我們嗎？」

杏娃說：「師父嚴命我，不得插手人類事務。再說，要讓大法王心服口服，還非勞動你們不可。」

文祥說：「為什麼非我們不可？」

杏娃說：「你忘了？杏花姑娘也在那裡呀！」

文祥不敢看衣紅，嚶嚶地說：「杏花姑娘的事早就過去了。」

杏娃說：「我又不懂了，人性論裡說……」

衣紅不耐煩了：「管他什麼人性論！有人根本不是人！」

文祥忙說：「其實，這事很簡單……」

杏娃說：「不簡單……」

衣紅斷然說：「杏娃！這種事還嚙蘇什麼？要上刀山、下火海，別人不去我去！妳下令就是！」

科學技術的飛躍發展，使人類在二十世紀中葉就登上了月球，但是對覆蓋地球外表七成的海洋，直到一九六〇年前，卻還是諱莫如深。原因很簡單，由於水壓的緣故，每向水下一百公尺，大氣壓力就增加十倍，人的生理很難適應那種環境。雖然在一九六〇年一月廿三日，「特里亞斯德」號成功的探測出太平洋馬里安納斯海溝中最深的部份，自後的潛水船、潛水衣及其他工具的製做也都有長足的進步，但每次的海底探險都局限於其經濟或學術上的特定目標。

直到二十一世紀初，反引力深潛裝置的發明，才使得海洋真正成為人類的新探險樂園。於是海底商業蓬勃發展，深海旅館、餐

店、潛具應運而生。根據統計，在二〇一〇年，平均每天在海底「旅遊」的觀光客，就高達百萬人次。

如同蝗蟲過境一般，經過人類不到十年的蹂躪，一些著名的珊瑚礁都已衰敗死絕，海底成為不折不扣的垃圾場。

由於生態學者不斷提出警告，再加上環保意識的抬頭，最後，聯合國制定了海洋公法，嚴令各國遵行，這才稍戢歪風。此外，又因虛擬真實的技術成熟，人們透過各種感應系統，足不出戶就可以遨遊八荒，上天入海。所以，大致說來，直到電腦世代的來臨，海洋仍然是個美麗的禁區，除了概略的認知，很多細節仍然不甚了了。

五人乘坐飛機轉變的深潛機，從東經一百四十七度北回歸線附近、一處大約數畝，平坦淺露的珊瑚礁旁入海。

這時晴空萬里，白雲舒捲，海天一碧，水清視澈。礁上高處一片青蔥，淺草微揚，與海線相接之潮間帶則是白沙處處，時有深褐的藤壺與海苔聚成叢丘。向外展開十數公尺，礁石漸漸沒入水面，那裡的陸棚綿延近百畝，然後陡然下折，直入深海。

這種珊瑚礁都是千萬年來由無數珊瑚蟲聚居形成的，當成蟲死亡，軀體鈣化後，幼蟲又繁殖於其上，代代相傳，堆積成山。各種弱小的海洋生物，由於需要棲身庇護之處，正好團聚在礁上的孔洞中，形成了極富特色的生態環境。

這時約是下午時分，太陽高懸，深潛機甫沒入水中，便見頂上波紋蕩漾，一片淺綠而濃淡不一的玉幕，中間浮沉著一團時分時合的明亮碎影。奇妙的是，由梭內外望，那光色如同半透明、流動不已的彩繪一般，上淺下深，漸漸向海底隱去。

在海灘及陸棚這邊，由波面撒下條條水晶燈光，閃閃生輝地掠過。各色各式的藻類，夾著鮮艷斑斕的珊瑚、海葵，鋪陳得一片錦繡，華麗非凡。或大或小、或長或短，形態互異、花紋盡妍的熱帶魚，忙碌地穿梭其間。

「杏娃！好傢伙！先前為什麼不帶我們來這裡玩？」衣紅大叫。

杏娃說：「我怕妳只羨珊瑚不羨仙了。」

衣紅正要還嘴，一條青紅相間的小魚正游過一團滿佈介殼的石塊，卻見那石塊往前一衝，張開血盆大口，逕自將小魚吞了下去。

「哎呀！石頭在吃魚！快救它！」衣紅急得跳了起來。

文祥說：「那不是石頭，是一種偽裝的棘刺魚，這是自然法則，我們管不了。」

衣紅頭一扭，說：「大博士，我什麼時候問你了？」

文祥覺得衣紅不對勁，小心地問：「怎麼了？我什麼時候得罪妳了？」

衣紅淡淡地說：「得罪我？連魚都能偽裝，誰知道人會怎麼樣？」

文祥問心無愧，他認為衣紅是得道的人，不可能這樣小心眼。然而這話裡有刺，不像是開玩笑，他只好低眉垂目，不敢則聲。

左非右聽出了端倪，忙打哈哈說：「還能怎樣？我們上有仙佛庇佑，下有當局維護，率性以待，有什麼大不了的事？」

衣紅哼了一聲：「有什麼事？這一趟海中賞花，我們不過陪公子讀書罷了。」

左非右說：「文兄光明磊落，那過去的事又何必介意？」

衣紅終於忍不住了，衝口說：「那為什麼他一看到文湘琳，就把影音關了，再聽到杏花，又推得乾乾淨淨的？」

文祥忙解釋：「我沒推，真的連想都沒想。」

衣紅臉更長了，問：「是沒想？是不敢想？還是背著人想？」

文祥不知如何回答，拿著眼環顧眾人。

左非右笑說：「聽妳這麼講，我也想起一個故事，有次山洪暴發，一隻蟾蜍和一隻蠍子被困在一塊石頭上。」

「蠍子央求蟾蜍說：『水越來越高了，麻煩您把我馱到對岸去，不然我死定了。』」

「蟾蜍說：『可是我怕你螫我！』」

「蠍子說：『那怎麼可能？我又不會游水，螫了你不是自己找死嗎？』」

「蟾蜍覺得有理，放心地載著蠍子往對岸去。誰知剛泅到大水中央，蠍子長尾一顫，螫了蟾蜍一下，蟾蜍大叫：『你在做什麼？這不是找死嗎？』」

「蠍子嘆了一口氣，說：『我有什麼辦法？這是我的本能呀！』」

「本能就是本能，個性就是個性，只要諒解，沒有什麼大不了的。」

衣紅不領情：「我是蛇蠍，他是癩蝦蟆！那你是什麼？」

風不懼把架式一擺，也開口說：「有一次我在山上練氣，見有棵青衫被一些老藤纏得太緊了，生機全失。我正打算上前將藤枝斬除，師父卻突然出現了。他對我說：『氣順八脈，道法自然。』」

「我知道自己錯了，卻找了個理由，說：『師父，不是心隨緣動嗎？』」

「師父說：『為師有個好友，苦練黑煞掌五年，終於有成。他功力極高，曾經在很多節目表演，一掌可將人臂粗的樹幹劈成兩段。由於他出手即可致人於死，終生不得不戴一個厚厚的綿布手套，就是為了避免無意中心隨緣動，肇成大禍。』」

「這件事對我影響很深，我們修行人，萬一隨心起念，不能自制，一個誤失，恐怕萬劫難復了。」

衣紅是透明的水晶，自她聽到杏姑兩個字，心頭就有隻蠍子爬出來，一有機會就整文祥一下。那和左非右說的一樣，個性就是個性，其實沒有什麼關係。風不懼這一提醒，她心頭一震，自己不是已經過了情關嗎？怎麼還會如此？尤其只顧逞口舌之利，不計對別人的影響，豈非修為上的大忌？

想著想著，她心虛地看了看文祥腕上的佛珠，有一顆原本透明的，竟然色澤混濁。衣紅知道不妙，立刻振作精神，故作驚訝地說：「快看，怎麼這麼快就天黑了？」

左非右接口說：「這不是天黑，是我們向深海潛沉，離水面很遠了。」

杏娃也開口了：「我可是蟾蜍，拜托蠍子不要螫我。」

衣紅乘機下台說：「呸！螫妳？妳身上有幾斤肉？」

杏娃說：「噢！為什麼要肉？」

衣紅說：「顯然妳師父沒有教好！螫字是指蟲體入肉，漢字基因都不懂！」

杏娃說：「有道理！我不怕螫！大家快坐好！」話未說完，深潛機猛然下沉。在突如其來的強大重力下，雖有機座護著，那種失重感卻令人心驚膽戰。眾人方感眼前一黑，緊接著耳鳴心慌，身體懸空，暈頭轉向。

新世代在電腦當局的維護下，舉凡這類原始感受都歸於危險範疇，已一一設法避免。如果有人喜歡刺激，就得事先申請，電腦會以個案分別處理。

文祥等五人雖經歷了不少風浪，而這種垂直下墜的失重感，在毫無預警的情況下，恍如世界末日到臨。

衣紅嚇得大叫：「救命！」顯然這次海深如墨，環境大不相同，與上次在彝族山莊由高空的快速下墜不可同日而語。

過了一會，深潛機慢慢穩定下來，只聽杏娃說：「抱歉，受傷了。」這時四下一片漆黑，只有機艙中尚有淡淡的電離光，照耀著數公尺方圓的水域。大家環顧四週，遠處是一團模糊的暗影，近身但見稀稀落落的浮游物，緩緩從機身旁漂過。

衣紅何曾吃過這種虧，略一定神，見在座諸人無不面色慘白，心有餘悸。她正打算開口發難，杏娃卻說：「各位請提高警覺，下面磁場異常，現在進入備戰狀況，說話聲音最好小一點。」

衣紅氣得口不擇言：「妳可惡！怎麼又開這種玩笑？」

杏娃說：「這不是開玩笑！是大法王的預警系統發現了我們，用雷達波掃瞄入侵物，我不得不超速穿越他們的防護網。」

衣紅氣還未消：「妳為什麼不啟動反引力？」

杏娃說：「抱歉，好像失效了。」

文祥鎮定下來，連忙打圓場道：「看來大法王並不是弱者。」

杏娃說：「是的，現在我們位於海平面下七千公尺處。由於這裡海水密度極高，聲波很容易傳達出去，你們最好改用手語。」由於陽光照射不到，四下黝黑，五人好像困在一團墨汁中，幸好艙內有照明，近處尚看得十分清楚。

文祥用手語說：「我們應該先討論一下進攻的策略。」

杏娃也放低音量，在各人耳中說：「各位先不要動，大法王已經發現有人入侵者，正在用三維調變聲納搜索。」

文祥問：「什麼三維調變聲納？」

杏娃說：「是一種低頻雷達，以三組不同的角度，在深海中專門用來確定物體外形。原理是根據連續反射回來的雷達波，求出對象的三維尺寸。然後各組將頻率調整到最接近的程度，便可鎖定。我正不斷改變電離罩的外形，以免被它查到，你們不妨戴上濾波鏡，我已將頻率調到可變聲納範圍內，看看熱鬧吧！」